

罕》)、“斯亦不足畏也已”(《子罕》)、“未之也已”(《阳货》)、“其终也已”(《阳货》)。

⑥这八条句子为：“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”(《泰伯》)、“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”(《泰伯》)、“吾末如之何也已矣”(《子罕》)、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”(《先进》)、“可谓明也已矣”(《颜渊》)、“可谓远也已矣”(《颜渊》)、“吾末如之何也已矣”(《卫灵公》)、“可谓好学也已矣”(《子张》)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

《抱朴子外篇》注释札记

庞月光

东晋葛洪所著《抱朴子外篇》一书，历代没有注本行世。杨明照先生积近五十年心血撰成的《抱朴子外篇校笺》，征引广博，校、注精当，无疑是大方之家的传世之作。前此，杨先生的长文《抱朴子外篇校证》已分两次在《文史》第二十三辑、二十四辑上登载。只可惜笔者在1991年将《抱朴子外篇》全文译为白话时，没能见到杨先生的书和文章。

笔者为《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》撰写的《抱朴子外篇全译》最近即将出版。在注释、翻译过程中，得杨先生大作之益匪浅。然而也有极少数几处笔者有些不同看法，今录之以就教于杨先生及诸位专家。

一、《审举》篇：“况举之无非才之罪，受之无负乘之患，衡量一失其格，多少安可复损乎？”《校笺》：“《后汉书·范升传》：‘升退而奏曰：‘老子曰：‘学道日损。’（见《老

子》第四十八章，‘学’作‘为’）损，犹约也。”，《说文·系部》：‘约，缠束也。’段《注》：‘束者，缚也。’《广雅·释诂》三：‘约，束也。’”

依杨先生的注解，文中的“损”是缠束、捆绑的意思。但寻诸古籍、字书，未见其解。《说文·手部》：“损，减也。”

《玉篇·手部》：“损，减少也。”可知“损”的本义是减少。而“约”的本义是缠束。在各自的本义上它们互不相关。“约”从缠束义引申而有节制、约减之义，《后汉书》中范升用以训释“损”时就是用的这一引申义，是说《老子》所言“学道日损”中“损”的意思是衰减。显而易见，不能根据“损犹约也”一句，就认为“损”与“约”在所有的义项上都是同义词。《抱朴子·审举》中“损”字的意义似乎应是由减少而引申的更改义，以“缠束”训之，似感不好讲通。

二、《审举》篇：“故时人语曰：‘举秀才，不知书；察孝廉，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。’”《校笺》：“‘鸡’，《意林》四引作‘鼃’；……照按：‘鼃’字是。今本作‘鸡’，乃写者不晓古音妄改。（古音泥读如涅，鼃读如蔑，杨慎《谭苑醍醐》五‘鼃音蔑’条有说）……”

依“书”、“居”押韵（二字上古同在鱼部，中古同为鱼韵）例之，“泥”、“鸡”押韵应是没有疑问的。上古音“鸡”字在支部，“泥”字在脂部，《诗经》中支、脂相押的情况就很多，东汉以后二字韵更趋于—，至中古则同在齐韵，押韵是非常协调的。而“鼃”（měng，蛙的一种）上古在阳部；中古属耿韵，而耿韵在通摄，与在蟹摄齐韵的“泥”字有阴阳之别，绝不可能押韵。

至于杨慎说泥读如涅、鼃读如蔑，并以此证明“泥”、“鼃”二字可以相谐，也是不可取的。“泥”与“涅”、“鼃”与“蔑”只是声母相同。至于韵，上古“涅”在质部，与脂部的“泥”虽

有声调上的平、入之别，尚可以对转解释；而“蔑”在月部，与阳部的“黽”字相去甚远，不存在“黽读如蔑”的可能。所以此处如果作“黽”，后二句就不可能押韵了。

三、《任命》篇：“收名器于崇高，响钟鼎之庆祚。”《校笺》：“《易·系辞上》：‘崇高莫大乎富贵。’《国语·鲁语》上：‘铸名器，藏宝财。’韦注：‘名器，钟鼎也。宝财，玉帛也。’”

按杨先生所注，则“收名器于崇高”是说于富贵之位获取名贵器物，具体为钟鼎。那么，一，此“名器”与下句“钟鼎”相重；二，与此段翼亮大夫以大理力劝居泠先生出仕的大义不合。

“名器”本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：“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。”杜预注：“器，车服；名，爵号。”故指的是象征地位的名号与车服仪制。而全句意谓成为国家栋梁，近于“名器”在《魏书·崔宽传》中的意义：“衡举李冲、李元恺、程骏等，终为名器，世以是称之。”犹后言“大器”。

四、《名实》篇：“非时不出，非礼不动，结褐嚼蔬，而不悒悒也；黄发终否，而不怏怏也。安肯蹙太山之峻，以适凿枘之中；敛垂天之羽，为戒旦之役？”《校笺》引《文子·上义》、《史记·孟子传》及《索隐》、《楚辞·九辩》及王逸注、《文选·七辩》吕延济注等，然后注曰：“凿枘，圆凿方枘之省。此二句谓德行高者之不随流俗，如凿枘之因圆方不宜适，而铍锸难入然。中读为仲，得也。”

原文显然以“太山之峻”与“凿枘之中”相对举，凿枘当极言壅塞狭小，即以枘（榫头）入于凿（槽孔）之拥挤喻之，与“凿枘”的另一义项——圆凿方枘不同。

五、《行品》篇：“凌强御而无惮，虽险逼而不沮者，黠人也。”《校笺》：“方言》一：‘虔、儼，慧也。……自关而东，赵、魏之间谓之黠。’”

《方言》之“黠”谓聪慧，引申之为狡猾、奸诈。后世常以二意兼之。犹今口语所说“鬼机灵”。然《抱朴》此句既言不怕恃强凌弱和凶险迫近，显然不该是《方言》所说“黠”的意义。

《说文·黑部》：“黠，坚黑也。”王筠《句读》：“古籍用黠字，只有坚义也。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：‘以尤桀黠，皆斩之。’颜注：‘桀，坚也；黠，恶也；为恶坚也。’桂氏曰：‘当为桀，恶也；黠，坚也。故以为恶坚承之。’”所以“黠”有坚强的意义，而且以之诂解《抱朴子》这一句恰好合适。

六、《疾谬》篇：“夫以抄盗致财，虽巨富不足嘉；凶德胁人，虽见惮不足荣也。然而庸民为之不恶，故闻其言者，犹鸱枭之来鸣也；睹其面者，若鬼魅之见形也。其所至诣，则如妖怪之集也；其在道涂，则甚逢虎之群也。愚夫行之，自矜为豪；小人征之，以为横阶。”《校笺》：“横，横行。《荀子·修身》：‘横行天下。’杨注：‘横行，不顺理而行也。’”

杨惊解“横行”为“不顺理而行”，显然是将“横”解为“不顺理”，并没说“横”就是“横行”，即“不顺理而行”。且“横行之阶”也费解。今言“横行”乃指胡作非为，诂此亦不合。其实“横”就是“不顺理”，也就是不循正道。《周礼·秋官·野庐氏》：“禁野之横行径逾者。”贾公彦疏：“言横行者，不要东西为横、南北为纵，但是不依道涂，妄由田中，皆是横也。”所以“横阶”即不正当的进身之阶。

七、《疾谬》篇：“若问以《坟》、《索》之微言，鬼神之情状，万物之变化，殊方之奇怪，朝廷宗庙之大礼，郊祀禘祫之仪品，三正四始之原本，阴阳律历之道度，军国社稷之典式，古今因革之异同，则恍悸自失，喑鸣俯仰。”《校笺》：“《诗大序》：‘是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风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

于神明也。是谓四始，诗之至也。……’案：《诗纬·汎历枢》云：‘《大明》在亥，水始也；《四牡》在寅，木始也；《嘉鱼》在巳，火始也；《鸿雁》在申，金始也。’与此不同者，《纬》文因金、木、水、火有四始之义，以《诗》文托之。”

这里引用了《诗经》四始的两种说法。实际上关于《诗经》四始还有一说，即以“风”之首篇《关雎》、“小雅”之首篇《鹿鸣》、“大雅”之首篇《文王》、“颂”之首篇《清庙》为“四始”。但《抱朴子》此句的“四始”似乎与《诗经》无关。试观其上下文，每句各言一事，“朝廷宗庙之大礼”言仪节程序；“郊祀禘祫之仪品”言礼制品级；“阴阳律历之道度”虽涉及乐律、历法两个在今人看来互不相关的领域，但在古人看来，“律居阴而治阳，历居阳而治阴，律历迭相治也。”（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天圆》）故常以“律”、“历”连称；“军国社稷之典式”言有关江山的统军治国之道。而“三正四始之原本”句中，“三正”言三代月建的区别，“四始”却忽然跳到《诗经》，恐不合作者原意。笔者认为“四始”亦谈历法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凡候岁美恶，谨候岁始。岁始或冬至日，产气始萌；腊明日，人众卒岁，一会饮食，发阳气，故曰初岁。正月旦，王者岁首。立春日，四时之始也。四始者，候之日。”即以正月旦为王者岁首——统治者人为规定的一年之始，以冬至为产气始萌之日——自然万物由此开始复苏，以腊明日（腊日第二天）为人众初岁——百姓心目中的一年之始，以立春日为四季之始，合称四始。这样，“三正”与“四始”意义相关，顺理成章。

八、《广譬》篇：“有唐以鹿裘臻太平，齐桓以捐紫止奢竞；章华构而丰屋之过成，露台辍而玄默之风行。”《校证》：按《君道篇》：‘遵放勋之麤裘。’此‘鹿’字即‘麤’字之省。《六韬·文韬盈虚篇》：‘帝尧王天下之时，……鹿裘御寒，布衣掩形。’《淮南子·精神篇》：‘文绣狐白，人之所好也，

而尧布衣掩形，鹿裘御寒。’皆以‘鹿裘’为‘麤裘’。”

杨先生所举的例子似乎并不能证明“鹿裘”即“麤裘”，也就是“鹿”是“麤”的省略写法。笔者也没见到将“麤”省写作“鹿”的确证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“鹿裘衡、长、祛。”孔颖达疏：“鹿裘者，亦小祥后也，为冬时吉凶衣，里皆有裘。吉时则贵贱有异，丧时则同用大鹿皮为之。鹿色近白，与丧相宜也。”

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“尧之王天下也……冬日麤裘，夏日葛衣。”此条与杨先生所举的《六韬》、《淮南子》的例子可以共证明有帝尧着鹿皮裘的说法，并非粗（麤）裘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教育学院

马融追杀郑玄说质疑

冯浩菲

马融、郑玄是东汉时期两位著名的经学家和文献学家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《后汉书》有传。但是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篇开头却载有一段关于马融追杀他的弟子郑玄的希奇古怪的故事。全文如下：

郑玄在马融门下，三年不得相见，高足弟子传授而已。尝算浑天不合，诸弟子莫能解；或言玄能者，融召令算，一转便决，众咸骇服。及玄业成辞归，既而融有“礼乐皆东”之叹，恐玄擅名而心忌焉。玄亦疑有追，乃坐桥下，在水上据屐。融果转式逐之，告左右曰：“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，此必死矣。”遂罢追。玄竟以得免。